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十二

奏議

奏狀乞官負身故孤遺骨肉依在

日資序撥舡乘載

五月七日

臣伏觀近降條貫移替赴任官負使臣乘坐
舟舡隻數立法革弊所宜必行然而尚有該
說不盡似於人情未安者唯官負使臣或在
任或得替或已赴京闕或尚在道路有身故
者其本家孤遺骨肉若不許乘舡歸鄉里并

寄居去處甚哀矜憐今聞排岸司見拘收故
北京通判地田員外郎万任與故太常博士
吳温兩家所乘載孤遺舟舡勒歸本岸不放
前去况方吳兩家竝是南人去鄉井數千里
孤遺各一二十口留滯羈旅便是失所除二
家外似此之類頗多甚傷和氣天下有禍患
急難而仁聖在上正宜拯救哀恤臣伏望
朝廷特賜指揮應官員使臣身故其孤遺骨
肉竝許令依本官在日資序支撥坐舡隻或

乘載歸本貫州縣或寄居去處所有在外始
初丁憂官員合歸持服地頭即不是作名出
入者亦乞依此施行所貴物議平允下三司
自新定

奏劄乞依自來體制令臺諫官上

毀五月八日全臺

等近聞知諫院范鎮乞上殿奏事未蒙
允竊以臺諫之職是朝廷耳目之官凡
動關機密自陛下服藥調適謹

年至今未得上殿比聞 聖體漸康况中外
機密萬務在臣等職業合奏之事甚多若
上章疏難為周悉須合面陳伏望 聖慈特
賜指揮許依自來體例令臺諫官上殿
貼黃三司開封府審刑院祗管
錢穀刑獄民事雖未上殿不至
闕事臺諫職業動干機務或有
難形翰墨之事須至上殿口陳
伏乞早賜俞允

奏疏言臣等

伏乞

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
不可失機會至於去邪
救亡以圖存轉危以
也向者伏覩 陛下聖體偶一違豫日
心莫不動搖賴 宗廟社稷之降靈天地神
明之垂祐四海蒙福 宸躬寔康然猶上有
謫見之文迨無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
三天其或者豈非以 陛下皇嗣未立人心

治事
治
機會

年至今未得上殿比聞 聖體漸康况中外
機密萬務在臣等職業合奏之事甚多若
上章疏難為周悉湏合面陳伏望 聖慈特
賜指揮許依自來體例令臺諫官上殿

貼黃三司開封府審刑院祗管
錢穀刑獄民事雖未上殿不至
闕事臺諫職業動干機務或有
難形翰墨之事湏至上殿口陳
伏乞早賜俞允

奏疏言皇嗣未立 六月九日

臣聞聖人之制變不可無權宜天下之能事
不可失機會至於去禍以歸福却亂以格治
救亡以圖存轉危以置安者用權宜適機會
也向者伏觀 陛下聖體偶一違豫中外人
心莫不動搖賴 宗廟社稷之降靈天地神
明之垂祐四海蒙福 宸躬寔康然猶上有
謫見之文迨無虛月下有妖言之俗至于再
三天其或者豈非以 陛下皇嗣未立人心

未有所係垂厥祥異明白丁寧警議陛下
意欲陛下深思遠圖聖有所爲而然也權
宜也機會也今其時矣書曰一人元氣萬邦
以正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叔孫通以謂
天下之本柰何以天下爲戲密命云云前定
可以守法不前定則爭日亂日下
陛下思所以答稱妖言之所以固
三聖百載之基思所以安中外臣庶之憂
感思所以破姦雄陰賊之窺斷宸衷發

聖意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官闈或
建任使左右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盤石維城
根本深固有是二皆准陛下示天下以至
公而財擇焉伏况陛下富盛福壽延
洪一日皇子慶誕少陽位正儲貳事體何損
權宜方今施爲且適機會轉禍亂危亡將然
之勢爲福治安存無疆之基豈不盛哉豈不
休哉臣職有言責計無家爲戴陛下之恩
極泰山之重顧愚臣之命等鴻毛之輕儻一

毫有益於 朝廷則萬死甘從於鼎鑊干冒
旒冕臣無任納忠待罪激切屏營之至

奏狀乞依刑部定奪除落葛閣陸

經罪名 二日十

臣伏觀先朝所降詔書有刑制寬濫未
伸竝仰諫官奏論憲臣彈劾之文所以事有
寬濫者言之則臣之職當然默焉則臣之責
難逭昨聞御史中丞孫抃奏葛閣知濠州日
情狀可恕宣歙 高澗言陸經在西京日與

刑部尋具奏聞稱檢閱經

案元初大理寺各不合書罪然却引勅節
文一命官犯罪經斷遣後如有理重者三年
外更不施行省司不敢除落 朝廷因而不
罷竊緣閱經所犯本是人誣構前日未明
白時人猶寬之一旦近臣既已論奏刑部又
已辨明 朝廷用三年外法以罷之然則人
之寬之也又甚於前日矣至知近年王沂公
南仲楊鐵輩皆以罪廢僅二十年以不問

惟只屬大臣臺諫官論列俱得降等刑名
開經亦不是自乞理雪率皆因人奏論較三
冲等事體豈復有異臣愚伏望 陛下聖旨
指揮檢會刑部所定奪閱經文字許休王冲
等除落罪名則冤濫獲伸副詔書之意抑
物議咸得允當若以曾係中書不行事涉
迹又送樞密院施行

奏劄再乞指揮中書許令臺諫官
依例上殿

臣等昨於五月八日已後累次奏乞許臺諫
官依例上殿尋聞已奉 聖旨以臣等所上
章既降付中書此蓋 陛下聖心察臣等愚
忠有開可之意至今逾月未蒙施行乃是執
政大臣不欲臣等進對故為沮遏 臣等遂於
本月十三日同詣中書面問不許上殿因依
親宰臣已不詞語無為臣等執奏之意緣
朝廷置臺諫官為耳目之任所宜日親
殿上補 陛下聖明今逾半年未聞一

封鎖中外急切幾務事繁矣先陛下深居
九重何從而知之臣等竊謂言路阻絕未有
知今日之甚者伏望陛下早賜英斷指揮
中書許令臺諫官依例上奏臣等必不敢以
瑣細事務上煩宸聽謹此附

奏狀論李仲昌等乞改置嚴科狀

十九

臣昨彈奏李仲昌等不稟制旨不卹人言妄
於盛夏之初修閉六塔河口失壞物料重困

民願正典刑亟加貶黜朝廷且責後効
端約隨又破決急失暴斂河北幾無聊生餘
波橫流博州首被衝溢近觀責降李仲昌
懷恩並充監當李璋蔡挺各移知州轉運使
燕度等尚未加罪中外籍籍人情不平皆謂
如數年前至建中在河陰只是進約過當致
汴流浸溢即時遣官勸停又沿黃河隄防汎
溢去處官員使臣雖去官者亦例皆衝來人
中官等亦保辯口証或胡是也則其功

起力役者言不涉政事已多固宜行寬恤之
刑豈得盡情者之若臣愚伏望 陛下特賜
聖旨指揮其委李紳昌張懷恩李璋蔡挺燕度
等並從公議撤置嚴科謝列城愁怨之民示
公朝刑罰之當轉災沴為和氣在此舉也

奏狀乞依近降指揮試舉人十二月二

臣竊聞良象上言開封府國子監秋賦舉人
候未請補舉其許就試伏緣 朝廷近降指
揮取七月以院已行曉示多目見今進士

科投納家狀約五六千人又况霖潦之後

學額毀新粒翔貴舉人嗷嗷日望如期校試

舉見去留若令直至初冬未離羈旅貧窘又

而不易抑又 廷命今朝出又改無以示

信於多士深為不便臣愚伏望 聖慈許依

近降指揮施行無從偏詞曲說以紊彝制而

喧羣議也詔依近

奏狀論句畎府界積水搔擾六月二十九

臣竊聞東京朝官下府界諸縣句畎民田

水逐官手下各領兵士百十人荷鋪馳走村落之間者壯保紛紛往來民間罹水災之後自救不暇今復重為搔擾蓋所差之官既非本部其兵士者保緣而為姦不當事權難以控制徒致嗟困於事無益臣等欲乞 朝廷指揮府界桂預水只差本縣官佐專切管勾溝畎并委府界提點司分頭提舉庶使諸縣之民當此水災之際不為官司重困得自營

奏

奏狀乞追攝晏思晦勘斷七月一日

臣伏見晏垂慶冒名授身死兄宗應京官公事已送府司根勘次竊知垂慶素所愚昧今來悉是其兄殿中丞思晦在京納賂啓侍構禁保識官負於書鋪官司投請文字蒙昧朝廷深慮勘司未見得此情弊臣伏乞 聖旨指揮下關對府道攝思晦與垂慶一處勘斷庶茲官冗之際聊以澄究滋源下關對府道

奏狀乞留胡瑗八月三日

臣竊見國子監五講胡瑗文學德行足為人
師在太學講學諸生循循不倦漸廟道藝有
益風化去年御史中丞孫抃曾奏舉瑗堪經
筵任用如瑗已得指揮今知瑗陳乞外任若
遂得請恐非朝廷惜賢尊道興學育材之
意也臣愚竊望陛下特賜聖旨留瑗太
學供職或乞檢會前降指揮用孫抃經筵之
舉庶可上補聖主聰明下使善人知勸也

奏狀乞罷內臣權巡檢

十月八日

奏稱徐仲謀罪狀分明竊緣仲謀累有申訴
稱始因本監收勘照令胥世程罪犯王正臣
曾有私書庇護不能徇從至有撻拾勘罷本
監公事一面追句就獄仲謀相繼奏論朝
廷却令依舊管句顯有上件因依今來雖委
提刑司差官推勘前攝仲謀下獄其如本路
提轉職司一體所差勘官俱在轄下終涉嫌
疑或致冤抑欲乞朝廷詳察特降指揮下
別路差官取勘所貴息絕詞訟

奏狀乞裁減停罷修造寺院宮觀

十二月三日

臣竊以邦財匱乏民力疲敝土木工役歲無
虛月伏見京師寺宇宮觀營造連年始云購
募民間終亦取辦官府其監修官吏堆務增
廣間架窮極奢侈貪功冒賞以為已利今醴
泉觀宇已畢工更添創獻殿一座又慈寧殿
三正殿等處復議自新起蓋至於洪福寺屋宇

淺亦有以庠序議治道者咸以迂闊謂之然
則舍此而欲風化之宜是猶卻行而求前也
竊見京師太學殆將廢弛在慶曆初 朝廷
撥田土二百餘頃房繕六七千入學充用是
時供生員二百人後來陳旭判監贍養亦不
下百人近胡瑗管句已逾三歲纔贍及掌事
諭義孤寒學徒三二十人而已又自今年春
夏已來一切停罷令自供給所以然者蓋向
前所賜田土房繕並却係國子監拘收占吝

近聞吳中復論奏乞依舊還太學至今多日
未蒙施行臣愚以謂今若田土房緡不還太
學則無由贍養生徒生徒不贍養則將見其
紛然引去而之四方矣如此則太學遂廢伏
惟陛下聰明仁聖凡輔弼臣鄰日欲致君
於堯舜今使太學遂廢將不及商周之治如
之何唐虞之庶幾哉伏望特賜 聖旨指揮
以先所賜田土房緡給還太學依舊許令修
完齋舍贍養生員教育所
變至治庶民

治世矣

奏狀乞賜前燕度

臣近兩次彈奏李仲昌等乞行箠極以正典
刑近觀中書劄子仲昌等奉 聖旨將來經
恩並不得復官及差遣唯轉運使燕度元係
管句修六塔河并固護堤約明知不便默無
一言盱眙隨人終致敗事今仲昌等聊示
降獨度未蒙施行臣愚以謂今若田土房緡不還太

物情甚未平今已極矣 聖旨指揮早賜點
罷燕度職司以慰女河北人心免更生事又
以示 朝廷用心私也

奏狀起請科場事件

臣伏觀近奉旨與 條貫有該說不盡於事體
未便須至申明者具畫一下項

一條貢試院巡鋪官員兵士等如搜獲得
舉人懷挾文字各等第酬獎者然而釐
革弊在此誠為得竊恐巡鋪之人利於

賞重或自外將帶科場應用文字入院
或於試院內收拾得遺墜文字當舉人
就試之際妄亂誣執却稱是搜檢捉獲
若予懦舉人不能自明便見枉遭惡累
深望 聖上不便臣今起請欲乞指揮應係
鋪官員等搜檢得舉人懷挾文字得者
即依條酬賞外如敢自將文字於試院
誣執舉人希求恩賞事發情狀分明者
其誣執之人即科誣告之罪仍委

所并監門官責專功覺察

一條貫舉人因懷挾文字者同保人實數
五舉移動坐位者同保人一例賦放然
而申禁不嚴則不足去弊若遷怒被
則恐傷善人竊緣開封府國學試院場
數不一若舉人同保七五人其間或分
作兩場至三場引試假令第一場有人
懷挾文字移易坐位豈可累及第二場
三場中同保之人用法如此如非辜何

臣今起請其舉人就試日懷挾文字
易坐位事發者其間雖同保之人若不
是同場入試即不在連坐之限

具如前竊緣見今開封府國學銷廳三
試引試舉人日逼臣之愚見所以塞絕其
誣罔之路於 朝廷刑罰不使枉濫於場
事體不至虧損伏望 陛下聖慈早賜指揮
施行

奏狀乞 聖慈早賜指揮 八月十日

范鎮充知雜御史竊緣臣去年春
間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乞正其罪而罷
免之是時鎮不顧公議一向陰為論列營救
中上惑 聖聽臣尋與御史范師道押鎮
阿黨之狀今 朝廷除鎮知雜臣見居臺職
顯與鎮有上件因依况風憲之地趣向各異
難為同處臣伏望 陛下特賜 聖旨指揮
除臣江浙一州軍合入差遣且以避鎮亦
之幸甚

奏狀
已降示行禮百官不從
幕次
移易

臣准中書劄子以 聖旨指揮差同法立提
舉恭謝行禮百官酒食臣勘會自來知 厨翰
林司供辦宿齋百官酒食雖嚴行約由多是
不得整齊蓋由百官不依官位赴坐宿齋取
便移易幕次呼出小喧譁是致難以責責
整齊
欲乞特降 朝上下御史臺曉示行禮百官
至日並須依分定官位幕次赴坐宿齋不得

臣伏覩差范鎮充知雜御史竊緣臣去年春
夏間累次彈奏宰臣陳執中乞正其罪而罷
免之是時鎮不顧公議一向陰為論列營救
中上惑 聖聽臣尋與御史范師道抨鎮
阿黨之狀今 朝廷除鎮知雜臣見居臺職
顯與鎮有上件因依况風憲之地趣向各異
難為同處臣伏望 陛下特賜 聖旨指揮
除臣江浙一州軍合入差遣且以避鎮亦
之幸甚

奏狀

已賜示行禮百官不

以移易

幕次
臣准中書劄子以 聖旨指揮差同以立提
舉恭謝行禮百官酒食臣勘會自來知 厨翰
林司供辦宿齋 且官酒食雖嚴行約由多是
不得整齊蓋由 員不依官位赴坐宿齋取
便移易幕次呼 喧譁是致難以責責 整齊
欲乞特降 朝旨下御史臺曉示行禮百官
至日並須依分定 官位幕次赴坐宿齋不得

輒自取便移易草次所貴整潔甫一前朝廷

恭謝之意如敢故違許御史臺并管內官司

舉勅特行朝典御史臺

奏狀再乞避范鎮八月二日

臣近為曾於去年兩次論奏范鎮營救陳執

中事上惑聖祐顯有阿黨竊用之狀今鎮

充知雜御史臣為尚供言職陳乞江浙

州軍合入差臣今多日未蒙施行伏望

聖慈允臣所請早賜指揮臣無任瞻天候命

奏狀乞

勘驗王道在街坊稱窮

臣竊聞有前孟州河陽縣尉王道自今年五

月已來逐口於京城具公服靴笏

坊民間乞丐錢物稱被州府信謔無罪但廢

至今日日市井聚觀道路憫笑或疑其詐作

名目或慮其實有冤濫殊無愧耻玷傷士類

伏望特降朝旨指揮下關封府均逐勘驗

其王道如實係非辜黜官因而與理庶甚別

無寬枉或一切假偽即乞斷罪後押送本貫
鄉里亦足示朝廷無寬人也下開封府勅諭

奏狀乞許諸路應賀章表入遞附

奏九月六日

臣竊見天下諸路職司并州府軍監人遇

朝廷行慶等事人具章表稱賀者並在本處

職負衙校齋執事都進奏院通放至於江淮

閩浙川廣諸路各差鄉戶衙前遠人亦踈道

路僻遠經涉歲日糜費甚厚深屬不佞以臣

愚見應請諸路職司州府軍監今後如係進貢

物已許依舊差衙職負齋敬等赴關外如是慶

賀章表並只令入遞附奏頗為順便伏望

聖慈矜恤遠方特賜指揮付都進奏院遍下

諸路告示遵守施行

奏狀論恭謝禮畢恩赦轉官剃度

九月六日

臣等伏覩御札下御史臺恭謝大禮並依

南郊體例施行今聞外議却皆觀望如明堂

之恩竊以明堂之恩臣僚竝轉官重行亦被
剝此二者最是 朝廷慎重之事況今官冗
而濫僧道蠶食至衆切慮此來恭謝禮畢恩
赦議及文武官僚轉官及童童行剝度等事伏
望 陛下特賜 宸斷竝只依南郊體例施
行又况比年赦宥頻數當議裁損則天下幸
甚 伏奏

奏狀乞追還內降指揮

臣昨自四月至七月累次論奏李仲昌等修

河敗事乞重行貶黜雖 朝廷量與責降然
亦未快羣議 陛下采取下情憫傷重役將
窮究仲昌等罪狀正國家之典刑宣諭中書
輔臣行之可也若事有干涉付樞密院治之
可也柰何一旦事從中出差一臺官以訊劾
之遣四內臣以監視之纔及數日之內三出
內降文字張皇大獄中外驚駭外議以謂初
發二小臣之罪者誰為奏陳今起二小臣之
獄者孰與評議所可惜者 國體之重不詢

於公卿大臣政事之權乃付之宦官女子至於政府見如此等事始不預議終無執持將順奉行焉用彼相臣恐斜封墨勅之弊不足罪也昔時告密羅織之風復基禍於今日矣臣愚伏望 陛下特賜 聖旨指揮追還內降之命檢會臺臣并臣前後論奏仲昌等章疏詳酌重行貶竄如此則 朝廷綱紀不遂隳壞人情物論庶無憂疑也

奏狀乞戒勵嚴慶孫等不肅事

十一

據知班孫希彥申右謹具如前伏緣大禮臣僚齋宿舍務嚴格其虞部員外郎嚴慶孫水部員外郎程嗣立有此故作怠慢至夜却在朝堂門外不就門裏本幕次齋宿顯違 朝旨只如初九日有庫部員外郎張承慤擅移幕次已曾彈奏至今未蒙施行竊况宿齋臣僚不少若非特行戒勵必是難得整齊

奏狀乞降指揮內臣入蜀只許住

益州十日

臣竊聞去年秋冬間 朝廷差內臣益州催
唐書又一頁下本路轉運司散特支錢各住
成都盤桓七十餘日別無公事句當唯是交
易倍尅誅求不已依縷金羅綺幾於新樣織
造綾羅錦繡至於酒場公人百姓陪備貲財
供給饋遺每一名內臣僅費大錢六七千貫
道路嗟恠公私搔動臣體問得東西兩川人
稠土窄賦歛抃變民已不易豈宜遣中官頻
來久住重為誅剝臣愚欲望 朝廷非次免
差內臣入蜀所是舊例合差之人乞降 聖
旨指揮許令住益州不得過十日如此約束
庶幾不甚煩擾以慰存遠人也

奏狀乞止絕川路州軍送遺節酒

十月十日

臣伏見益梓等路諸州軍每遇時序或隔路
或鄰近更互送遺節酒多差衙前急脚子驅
逐澆鋪兵士并役使百姓人夫往來絡繹檐
轆勞苦州縣騷動嗟嘆之聲不絕道路臣體

問得元許造酒州軍自來蓋有舊例不該醞
酒去處並是近年旋起新例只於公人百姓
酒場內收買每法酒一斗民間直大錢一貫
已上公使庫只支與一二百文既已虧損價
直數倍又齎擊往後無故驅役兵民臣坐觀
弊事深屬不便欲乞今後川路州軍自來不
許造酒去處並不得隔路或隣州更互送遺
節酒如違其干繫官員並科違制之罪如此
則一免大段虧損敗壞公人百姓酒場課利

二免在役遞鋪兵士擾擾州縣人夫所以安
存遠方實實民力伏望 聖慈特賜指揮施行

奏劄乞檢會張席奏狀相度解鹽

嘉祐五年十月十七日

臣訪聞陝西種鹽畦戶歲於河中慶成陝虢
解五州軍河東等二十餘縣差人戶充應積
年遂戶陪備錢物浩繁多致破蕩家產去年
准赦恩雖權減半差役道路歡快然終是瘡
痍未除近有尚書比部員外郎張席奏言解

池利害只用官錢米收買漫生顆鹽供應得
足臣近經陝西詢問耆舊並稱席所起請鹽
事官私委實久遠利便臣愚伏望 聖旨指
揮檢會席前後奏狀委制置解鹽臣僚前去
相度定奪施行寬恤民力莫大於此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十三

奏議

奏狀論陝西官員占留禁軍有妨
教閱

臣近過陝西體問得諸州軍禁旅雖多訓練
蓋寡其間至有匠氏樂工組繡書畫機巧百
端名目多是主帥并以次官員占留手下或
五七百人或千餘人並不預逐日教閱之數
一不顧避遞相因循萬一緩急寇警用之禦

捍何異驅市人而戰巨猶慮文山時事非一路欲乞

朝廷特賜指揮下諸路敢有官員虛名占留兵級在手下有妨逐日上場教閱者科違制之罪仍委提刑轉運司臣僚覺察聞奏庶幾軍伍訓練精熟以備驅策免臨時悞事

奏狀乞斥逐燒煉兵士董吉

臣等風聞散直剩員兵士董吉以燒煉之術為名因緣入內副都知鄧保信援引入留禁

中外議藉藉以

便臣等伏以自古亂臣

賊子與妖造孽以

稱化金寶益年壽之術

以取媚人主外

及君之迹內為亂政之弊

漢之文成五利

一昔思靜能濫恩既深顯

戮旋被至其甚

權移群小勢傾朝廷稔成

禍殃延及宮禁

太宗憲宗二帝號為英主

亦以服餌貽疾取笑四夷文宗之時中尉王

守澄引薦李訓注訖成甘露之亂皆由依

宦官而結主假術以市姦故也或謂燒變

金銀則天子以慈儉為寶不當務此或謂合
鍊丹藥則前世為藥餌所悞可以為鑒左道
無效古制有刑今保信復引董吉禁中蓋當
事之初理如無害洎為弊之末禍或從生其
董吉伏望 聖慈早賜片詔免致災感
聖聽鄧保信亦乞誠勸施行

奏狀乞勘劾董吉注

臣竊聞廣西知邕州蕭注貪汙放肆醜惡彰
聞貨賂誅求蠻徼騷動提刑李師出論列

至使臣李若愚體量分明或未正邦刑則定
生邊患其請注伏望

聖慈早賜指揮下荆南路勘劾施行無令長
惡不悛遠方受弊

奏狀論宋庠乞罷免樞密使

臣伏以輔翊之臣豈宜備位樞機之地尤須
得人一有乖方曷副求治切見樞密使宋庠
借置三狀阿諛六公下情多壅蔽之辭物論
有昏沉之刺久處宥密取輕 朝廷臣愚伏

望 聖慈特賜指揮罷免宋庠樞密使之命
以叶公議

奏劄再論宋庠

臣近累次論列乞罷宋庠樞密使之任未蒙
省納竊緣昨以武臣差遣不平屢有詞訴都
不接覽待漏院與程戡爭忿誼譁取笑中外
戡以平和坐免而庠理固不直方且安然尸
素不卹去就人言沸騰又已半給滿來凡百
處事愈更乖方官僚怨嗟頗多臺諫彈奏不

已如聞引退未見施行臣愚欲望

聖慈早賜

指揮罷庠柄任則天下幸甚

奏劄乞檢詳前奏罷免宋庠

臣等近者各具論列乞罷宋庠樞密使柄任
至今未蒙指揮伏緣庠素乏才謀重以昏耗
自專樞務處事乖方變更 祖宗以來選用
武臣之度以致差任不當衆情怨嗟至有對
御稱冤先奏牘理訴者中外籍籍以為非材而
後取 婿中人起遷重職保持寵祿以固身謀

備位朝堂實玷任使伏望 聖慈特賜檢詳
臣等前蒙早降指揮罷免庶叶公議

奏狀乞追寢劉保信等恩命

臣竊聞句當御藥院劉保信等造郡團練使王
世寧以下並遙郡刺史濫恩非次公議頗喧
臺諫屢有奏論 朝廷終未俞允夫名器之
假不慎則僥倖 勇愈多豈聖時所宜為之
願 陛下無或懲此臣愚伏望 陛下聖慈
特賜指揮追寢劉保信等之授新命則亦久

幸甚

奏狀乞移勘韓鐸

臣風聞河中府客人趙志進狀陳論竹木務
監官韓鐸積壓丈尺批斫除折虧損價錢六
百餘貫係送開封府取勘至今一百餘日其
訴冤客人累月禁繫負罪官屬乃優游在外
數四不肯承認顯是本府上下容庇拖延不
為依條結絕遠民無告物論不平臣愚伏望
聖慈特賜指揮移上件公事下御史臺或差

臺官別置院推勘早見歸着免致輦轂之下
刑獄冤滯有傷和氣

奏狀乞廢罷運鹽司

臣竊見近年置江淮等路運鹽司本司之官
係朝廷選設胥吏兵級其七八十人廩署
舡舸凡百稱是意者以上江州軍闕少鹽化員
因置發運之權以濟諸郡之乏今已數歲未
見有尤異之効者其實無補於事也或州軍
闕鹽則本司由發運司或支或未支由發運

而不由本司出公文移下或行或不行列郡
從發運而未必從本司也何哉蓋權不均而
勢使之然名不正而都無所濟徒冗長乎其
間正如贅疣之爲爾唯是鹽綱人負兵稍經
過到發參解催督行程如此等事重爲煩擾
但沿河排岸催綱司悉能行之矣臣愚伏望
聖慈指揮其運鹽一司特令廢罷所是應副
諸州鹽綱依舊委制置發運司一切責辦吏
不誤事去冗局之無益亦寬恤之一端也

奏狀乞檢會前奏追奪劉保信等

恩命

臣等近以旬當御藥院內臣劉保信等四人
暗轉送郡團練刺史各累具以請行
風聞並皆留中未賜施行伏乞
罷置上御藥蓋防僥倖進任
近歲以來無名超擢不出
用名器廢壞典章甚非
近日知制誥楊畋等封還劉永年李尚書

官詞頭亦為無功濫有遷拜已蒙

朝廷

奪今來保信等恩命尤為僭濫獨未寢罷內

外異法物論不平伏望

聖慈早賜指揮

會日等前後奏狀劄子降付中書施行

奏劄論經筵及

御製

宸翰

目竊以人主之御天下也其聰明必欲廣

明廣則禍福之鑒遠矣其尊威必欲重

重則上下之理明矣伏惟

陛下承

宗體堯蹈舜春聖仁厚由四海稱頌之不

暇何闕遺之有焉然臣備位諫垣朝處夕思
不敢循默者庶幾有補於未至萬分之一爾
夫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
春秋之善惡以至史漢之書先代得失存亡
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者講吉不講凶講治
不講亂侍讀者讀得_不讀失讀存_不讀亡臣
愚以謂陛下非所以廣聰明之義也伏望
發德音命經筵臣僚臨文講誦無隱諱至於
吉凶治亂得失存亡之所由非尤宜詳究能

使禍福之鑒日明宗廟社稷無窮
也夫帝王文章天子翰墨皆圖書之寶
實聖神之能事今夫輔弼左右之臣宦官近
戚之家碑名挽詞佛榜僧號或上求御製
或仰觀宸翰咸出非望多遂其請臣愚以
謂陛下非所以重尊威之道也伏望惜堂
陛之崇祕奎壁之彩慎重命賜杜絕侍望上
下之理從而益明朝廷中外莫大幸也二
者惟陛下留神察焉臣無任激切納忠待

罪之至

奏狀乞追奪鄭戡所授京官

臣竊聞樞密院勳獎特傳選人鄭戡改授大理寺丞以其未勳位前掩覆其人勞績不唯正違流內銓例貫兼又臣前任梓州路轉運使日訪聞鄭戡先在涪并監所殺夷獠一百二十餘人其間半是年老或幼稚并婦女之屬邊徼至今寃之其時監司只保明實殺八十人有奇貪員忍不明上下矇眛况戡未赴調

又已犯私罪勳傳今來違條轉官所以物議沸悉以戡家豪行賄結託權要所致也臣聞臺官累狀論奏伏望 聖慈早賜指揮檢會追奪戡所授京官

奏狀論揀選兩禁軍

臣竊聞日近

朝廷下諸路州軍揀選兩禁

軍兵士赴闕到日並各逐旋分隸外處填補

關額軍分盛集之月離去鄉井携老負幼盡

室以行道路勞苦長至京城門外別哀愁之聲

所不堪聞詢之輿言其可閔惻伏望 聖慈
特賜指揮應急揀兵路分州軍未起發者
令仍舊在本州收管或只許以所據之兵那
移補填鄰郡關額免致遠離土者則頗叶人
情

奏狀乞抽回河北陝西等路均稅

官

臣竊見朝廷差官下河北陝西等路均稅近
聞諸州縣人戶不測事端望風疑惑往往
逃

換物產听伐桑棗村落僻處尤為驚擾且土
地之賦則腹瘠之入不同農民之耕則勤惰
之功異井田已遠經制固難又况今年夏秋
晴處愆雨民尚艱食緣此騷動人情不安臣
愚伏望 聖慈早賜指揮權抽廻所差均稅
官負以慰安四方

奏狀乞

奏狀乞

奏狀乞

臣竊見除陳旭充
取由

官之授外則收以人之情勝... 唯臣愚伏望 聖恩因其避讓特賜指揮追復旭所被成命况樞密院使副已是三負不至闕事仍乞不更差填

除命十二月 奏劄同唐介王陶論陳旭乞復罷

臣等伏見樞密使直學士陳旭充樞密副使制命之下無無人情伏緣旭先為諫官日有張彥方者依託樞密人宅詐為官告賣與

民廣受職始是時中節旭以真事

開封亦出其詞不盡一朝廷差朝官杜樞密問方行數事不及施行漏洩下外遂改差旭同入內都知代樞錄問旭得此獄以為奇竟滅裂情節便為了當且旭身為諫官姦邪媚如此 陛下觀旭此節可謂正直之臣復自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除知瀋州與內臣閻士良妓妾飲宴交相結託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其時文彦博為國寶昌明

為樞密使兩人方相傾立敵彥博以旭舊相
明比遂引知諫院使為鷹犬旭明知龍圖閣
直學士自是因移成德軍恩典既罷前命即
合辭避貪負竊徒倖嘿無一言且旭職為侍從
而附會權臣苟取名位如此 陛下觀旭此
節可謂潔廉之士乎昨知開封府唯務姑息
小人以干虛譽經年在府殊無治狀有百生
訴為內臣史昭錫欠錢僅千鐶旭以昭錫是
入內都知史志聰管內東門史昭錫

亦不理潔廉之行又皇城司親從官蓋又入此福
推獲送府臣陶時有奏狀言宮禁之內理
絕非常而宿衛之人自為姦究易衣持仗夜
入宮禁情狀深重乞下開封府根究本情重
加刑戮管內皇城司臣僚重行降黜旭專為
身謀畏避權幸却將蓋又作竊盜衣物計贓
定罪只收豎同保地分人負並引踈決釋放
取旨皇城司官員全不收豎臣陶當時累有
言列其證又蒙樞密院進呈決配海島皇城

司官員中書行遣罰銅誠勵旭意在庇蓋皇
城官員殊不以陛下禁衛中姦盜為意且
旭職司輦轂壞法市私輕縱姦宄媚結權幸
如此陛下觀此節可謂公忠淳實之人乎
一旦忽用旭為樞密副使不知在陛下聖
意以旭為正直耶為潔廉耶為公忠淳實耶
且宋庠之過不過昏謬無狀耳固未有如旭
前所為姦佞之罪今陛下用旭也謂之發
罪則然乎其可謂之進賢則恐貽陛下知

人之失矣兼外議喧沸皆謂旭與管句御藥
相交通其相交通之實則素相交結之
主成致此超托伏望陛下聖意以區幾
之區幾也此道則指揮使罷旭之際命以
副公議所是樞密院已有三員不至關事似
乞更不差填臣等職有言責員不敢嘿嘿唯
陛下裁擇

奏劄論陳旭乞黜守遠藩

臣等伏見近日

臣等伏見近日

沸以爲不當臣等已具連署劄子并奏狀論
列旭姦佞不公事狀甚衆乞行罷復未蒙施
行竊緣旭有佞邪之才由逕干進自頃爲諫
官代杜樞錄問張彥方公事譔諛貴幸滅裂
情節便爲了當已爲天下正人之所鄙薄厥後
附會宰相結託中官苟取祿位曾不羞愧昨
知開封府日意在庇蓋皇城司內臣將夜諭
李巨觀從官蓋又引赦釋放取皆其皇城司
官負案並不收繫後及以內臣史昭錫是入

都知史志聰親獨白當內東門史昭錫之
身欠欠具進士趙烈玉業錢七八百貫旭結婚
請史將詞狀判收不行有冀州進納富民李
士安者京師號爲家右之首與下中書吏人
倫公用銀器事絲其銀器上府有中書字號士
安託旭同居表與甄昂傳達意旨不行句道
勘斷其甄昂納士安錢二百貫又其後更爲
士安理索私債不少旭於輦轂之下作如此
等事欺君罔民身濁不公事務謂悅陛下

左右越次干進十六不被罪廢已爲天幸又况
超越流輩驟入樞府乎自制命之出縉紳想
顧失色於朝士林族談驚嗟于外下至胥吏
莫不笑恠以旭之命頗出史志聰等主張以
三傳爲俚諺旭有三史之力此言儻者不
听有汚於公胡實恐上玷於聖德伏望
聖慈下察公生早賜指擢罷旭樞密副使之
命黜守遠藩所貴朝正入清明曩俾屏塞
奏劄乞興陳思以革交結之

風十二月九日

臣等近累有連署劄子并奏狀論列新除陳
旭樞密副使公議不允乞行罷黜未蒙施行
伏緣臣等所論列旭姦佞不公事狀甚衆且
旭爲諫官錄問張彥方公事有所庇蓋而不
疏駭罪一也如諫院員受成德軍轉官恩命
而不辭爲宰相文彥博鷹犬罪二也知開封
府寬釋夜踰禁垣親從官而放出皇城司
貲不收整罪三也屈抑進士趙以素史昭昭

屋業

志聰管勾內東門史昭錫罪四也故縱其罪
進納豪民李士安之罪而用君親情甄昂取
錢二百貫罪五也交結旬當御藥院王世寧
託爲親屬而通家往還罪六也自制命之出
縉紳而下至胥吏輩傳爲悞謗云旭得樞密
副使者三史之力罪七也旭之曲端貴倖交
通官官私邪不公干取柄用罪惡如此
陛下縱不惜一樞密副使以幸旭其如

朝廷何其如天下公議何伏望 聖慈重
邪交結權倖之風杜中人引進柄目之弊察
政府重任非佞人由徑進取之官黜旭遠方
稍正邦典

奏劄乞早賜 宸斷并黜陳旭

三月十日

日近以除陳旭充樞密副使不當曾具狀并
三次同唐介王陶連署劄子論列旭私邪事
迹乞行追復已是多日未蒙施行夫天下治

亂繫時政得失之然 朝廷安危由柄臣邪
正之政交司

之基古人極言不可不慎伏惟 陛下臨御
以來用人固多其得失邪正豈逃 聖覽凡
進一人公議允笑人言息矣斯可謂之得人
矣凡用一人公議不平矣人言爲不可矣斯
可謂之失人矣有言責者豈常好辯哉是亦
逼天下公議爲 朝廷斥邪倖之黨杜姦慝
之門當職然而不得默也如旭之爲諫官者

旨錄問張彥方公事及冒受諫院恩命附驥
大目知開封府出釋踰禁垣親從官之罪以
庶益皇城司內官抑塞趙烈誹史昭錫欠屋
業錢詞狀而陰結史志聰史昭錫之援故京
官俚諺謂旭有二史之力故縱有罪豪民李
士安廢屈邦法云而同居親情豔昂納士安賄
賂不少因緣御慈宗院王世寧聯親通家來往
旭作如此等事一旦驟進樞府欲使公議允
而人言息其可以行乎易無妄曰其匪正有青

不利有攸往天公不祐行矣哉言居不可安
之世獨用不正之道以求進往天不之祐在
時未見其為利也傳曰見惡如農夫之務去
草烏言其多使滋蔓為稼穡之害也詩云式
夷式已無小人殆言人君當用平正之人無
近小人以取危殆也語曰遠佞人言為國者
近便佞之目則非其福也目愚伏望 陛下
察視旭之所為鑒 詩易聖賢之訓教 朝廷
用人之失早賜 宸斷罷旭樞密副使之命

人欲以為無任為國然中之至
來深私
所不至之

奏狀論陳旭乞制獄推劾

奏具奏狀劄子論列陳旭充樞密副使

不蒙施行伏緣旭素無本才唯務

私離大效貪迹狀明著章疏連上論議日

不蒙施行伏緣旭素無本才唯務

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

至其旭之謂乎且愚伏望 聖慈察旭之

行不可處之二府早賜追奪樞密副使之命
以正邦彝若 陛下猶以臣之言為不實伏
乞檢會臺諫官前後論列文字選差公正清
強臣實制獄推劾則旭之所為是非臣之所
言虛實具較然明白矣 聖斷決而人
外上甚

奏劄再陳旭

正嘉祐六年

臣等近見論列新

樞密副

臣等近見論列新

樞密副

之任得人繫天下安危 朝廷禍福固非尋
常細事臣等職司諫諍豈敢隱默中止不為
陛下極意殫論者哉如旭自為諫官自知開
封府無一風節為人所稱而姦邪諂佞結媚
權倖之迹章明較著在人耳目如錄問張彥
方庇蓋越國夫人寃事輕出夜踰禁垣親從
官不收豎皇城司不以宮禁宿衛為意以結
官官將趙烈訴索史昭鑄屋業錢詞狀判收
不行以取史昭錫等懽心同君親屬既昂請

求冀州進納豪民李士安事而受錢二百貫
附下罔上懷護迷國貪狼無節事君不忠之
罪至衆甚大雖 陛下聖仁包荒天地容覆
未忍致旭于理其中外人心不伏物論難平
非宜詎恩理在必奪伏望 聖慈出自 宸
斷其俾旭早賜罷黜以彰 陛下至公無私
從諫求治之盛德

奏劄乞從寬選以謝陳旭 正月十日

臣等累具連署劄子并奏狀及上殿論列新

除樞密副使陳旭姦佞賊私交結官官
文字已衆并臺官前後章奏紛委政府中外
延首日望正旭之罪 伏望聖論 陛下
仁恩過厚未欲致旭一死其如旭姦邪附會
之行貪墨交結之迹案牘具在事理甚明今
以重人初起樞要之饋公議不恤諫諍上損
陛下知人之明大益 朝廷至公之體胥吏
市井皆知譏笑 圖如此實數大猷倘且
愚拙之言不能開悟 聖聽即分從寬以

謝嘉弼以不直值令初上頃 陛下言責
伏望 聖慈察出 宸斷早賜施行且等不
勝忠憤待罪之至

奏狀論陳旭自乞遠貶 正月二日

臣竊以帝王之德莫盛於知人其次無大乎
納諫故知人則忠邪判而委寄審納諫則壅
蔽開而善惡分恭惟 陛下臨御已來舉以
二者為意間或用人有失必採臺諫封章天
下議論隨即罷去故禍却於將兆福來於無

形中外以之欣懼 國家以之鞏固而 陛
下知人納諫之德超邁三五動植咸知伏自
擢陳旭為樞密副使制命之下中外駭然既
玷 陛下知人之明臺諫博採公議按旭有
姦佞之實附麗權貴交結官官在天府則唯
務合私居諫垣則但聞阿倚歷條事狀連奏
封章迄今兩月而 陛下尚容回邪未行竄
逐有玷 陛下納諫之德夫旭身為人臣智
慮百端巧取富貴且而玷 陛下臨御已來知

人納諫之二德使天下有以譏議則旭之罪戾又可追誅而况機密要領兵柄所歸雖當平時焉可輕授一旦苟有緩急如旭等輩謀臣是以憂患未萌為國遠慮每有論奏不覺繁多伏料陛下天地至仁日月至照念祖宗創業之重治亂在官之由察臣論列之不私辨旭罪狀之甚白早黜旭於散地以快天下也陛下知人納諫之二德庶復煥於今日而垂於萬世也凡臣與旭素無讎隙

與臣又是同年及第臣不敢惜事契風義之失實可憂朝廷公論之去若陛下尚以旭為忠正可任以臣之諫諍為誣則乞貶臣遠方以謝於旭在臣誅殛流放於身不計重輕唯陛下裁斷

奏劄論陳旭乞待罪正切

臣伏以天子至尊百辟至衆賢邪盡在真偽雜然不用忠言何以早辨恭惟

皇朝繼承 四聖昌明百年從諫任人罔不

由此太祖自建隆下詔令百官轉對故下情上通公議得進太宗雍熙中勵精求治改拾遺補闕為左右司諫正言切責丁寧極言得失一日謂呂端曰宰相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真宗祥符中詔置諫官六員其略曰或詔令班當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踰制並許諫官論奏陛下以聖明寬仁之至德體祖宗諮謀衆正之大猷臨御以來開納諫諍綱目振舉雖古之興王治世未有逮今

之盛故左右司

實其屬

忠佞清濁無能逃聖鑒者聽正論採公言示天下以不私而致然也伏自去歲罷宋庠樞密使二府兩制司時除拜十三四員其不叶公議而人言喧甚者獨樞密副使陳旭而已且與諫官唐介主陶洎臺官范師道呂誨等各言旭罪狀章奏紛委至今兩月餘日未獲降黜施行臣不避重煩天聽復用條件陳謹按旭早為諫官日同與入力都知銀閣

張孝方偽印官告事滅裂情節附會權貴知
瀛州日數與金轄內日閭七良妓妾飲宴遞
相結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已授賜
賚未到住間即召知諫院朋附宰相指蹤擊
掉其移成德軍增秩賜金一切恩典更不辭
避人竊觀望為世取笑及知開封府輕縱踰
梁巨親從官蓋又重罪蓋庇皇城司官負下
行劫墜以陰結本司官官殊不以 陛下禁
禁下教盜為豪右進士進士也 以錫穴

業錢僅七百貫以昭錫是內東門史昭錫兄
弟前後經半官只世寧三十餘貫其間又判
收不行案 具存又向管御藥院王世寧與
旭并呂誨同是親戚呂誨與世寧未嘗來往
旭與世寧深相結託張茂實王世寧俱是旭
嚮親旭拜命之後乞回避茂實而不言世寧
隱情欺公可驗深狡懷謖迷國見利徇私巧
進百端無所不至臣伏思 陛下尊居嚴殿
之上其臣僚進用有失雖外議喧沸人心不

平設非臺諫耳目詢訪無所顧避論列以聞則陛下何從得知旭所爲蹤跡如此垂惡而未即罷免是臺諫之言不足聽也大抵近輔樞衡日與國論得正人則天下之幸用茲邪則非

朝廷之福伏望

聖慈早賜罷旭樞府之命以副衆望若以旭爲正人可任機要謂且之言不足聽即乞竄臣遠方以誠後之言者且更不敢趨朝及國

子監等處供職謹歸私家待罪惟
聖心財察

趙清獻公文集卷第十三

